

红鹤文丛 ■ 80后青春小说炫势力

恭小兵 著

青春窒息小说

云端以上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I 249.5
827

111754



韩墨林
青春文学

云端以上 水面以下

恭小兵
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端以上, 水面以下 / 恭小兵著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4
(红鹤文丛. 80后青春小说炫势力)

ISBN 7-5385-2629-3

I. 云... II. 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2545 号

云端以上, 水面以下

总 监 制: 饶声勇

选题策划: 红鹤工作室 于德北

制 作: 翰墨林青春文学工作室 刘毓锋

作 者: 恭小兵

责任编辑: 于德北

责任校对: 冯晓红

整体设计: 上海袁银昌工作室 李静

插图设计: 张含

E-MAIL: rsy@vip.sina.com

www.handbooks.com.cn

出 版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政编码: 130021

发 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北京翰墨林图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630 × 970 1/16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0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5-2629-3/g · 1767

定 价: 16.80 元

法律声明: 本作品著作权、版式、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。任何仿制、翻印、盗印、非法销售之行为,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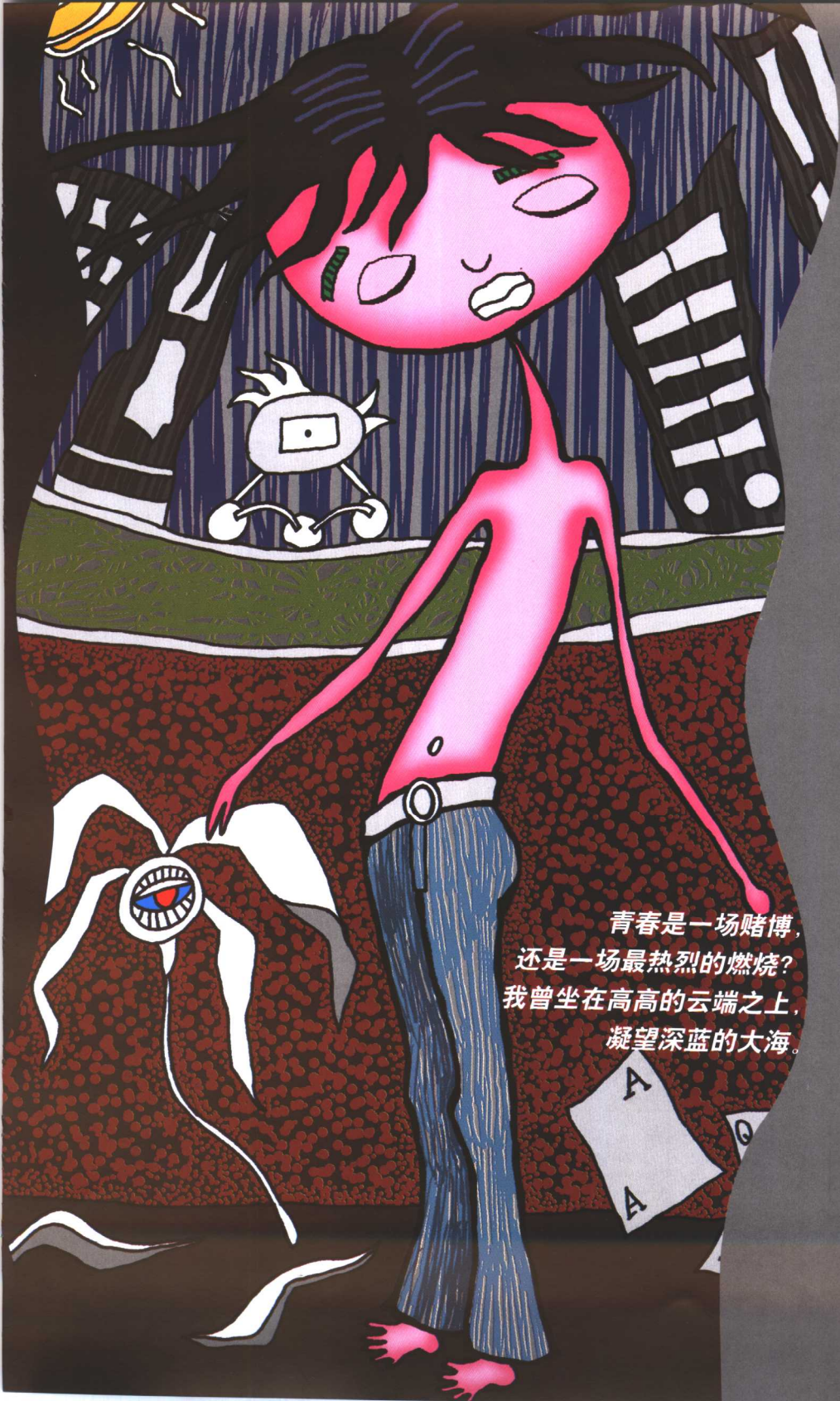
法律顾问: 姚博扬



时间不是游戏，可是时间可以淡化一切……



把心放在最忧伤的
地方。为了那片说
不出来的蓝，
我哭过。



青春是一场赌博，
还是一场最热烈的燃烧？
我曾坐在高高的云端之上，
凝望深蓝的大海。

A

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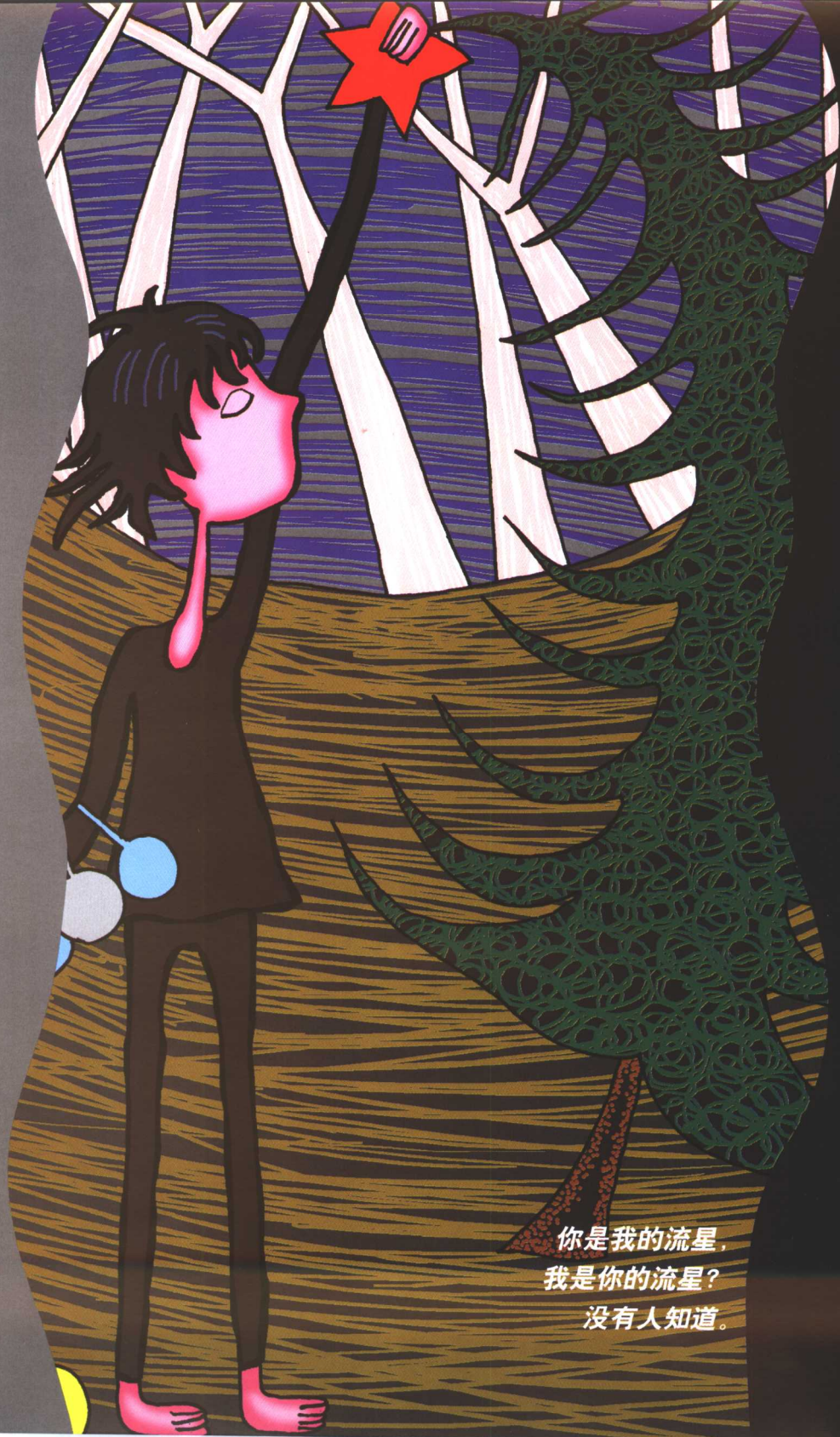
Q



所有关于爱情的幻想像
上帝手中的气球，
随时破灭。



走来的是我的影子，
或者我的灵魂……
二者难以归一。



你是我的流星，
我是你的流星？
没有人知道。



沉醉在往事之中，
不如沉醉在现实里。
我醉了，是因为曾经的清醒。

春天来了？走了。
云朵是爱情的花絮。
我只想浇灌自己。



序	02
楔子	03
疤痕	07
碎片	40
远行	58
寂寞	74
面壁	91
纯洁	106
后记	127
青春书丛《逸》	135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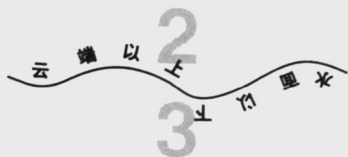
钟潇

“红鹤文丛”推出 80 后青春小说炫势力系列,给当今的网络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,对鼓励年轻人写作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。其中十四万字的《云端以上,水面以下》做为该文丛的主打长篇,作者恭小兵以极其纯净的文本揭示了 80 后一代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在逆境中的苦苦挣扎。书中人物形象鲜明,时时见到警言妙语。文中大量的叙述性语言,使故事情节进展、时空转换变得自如而又跳跃、飞扬,间以哲论性语言,在对社会生活、人性发表激越昂扬的看法时,升华了主题的深邃性和哲理性。种种意象在这里被打乱后重新组合,融合到小说的细节中,建成另一个具体微妙的带有强制性压迫力量的世界。

青春是揉和了希望与悲哀的疯狂岁月,年轻的恭小兵在十六岁那年因义气参与械斗而啷铛入狱。是珠玉总是要圆润。铁窗高院之内的生活没有打击他对生活的希望,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,在狱中定下了自己今后的奋斗目标。出狱后的他靠在杂志社打工和自由撰稿自给生活,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梦想,如此一坚持就是三年。生活的艰辛增加了他的阅历,不懈地努力使他写作功底日渐深厚。如今二十二岁的他现任腾讯社区灯下小说管理员,在天涯社区有无数的拥护者,已成了网络文学 80 后的领军人物,《青年一代》、《天津晨报》、《爱人》等多家报纸杂志同时对他做了采访,其家乡安徽黄山电视台也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相识小兵很偶然,是经一个朋友介绍,因为大家都是安徽人,经常在网上交流一些写作看法和经验,一来二去地熟了,于是改网络交流为电话交流。他给我的印象是活泼开朗而有才气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文学创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,他经常对我说自己现在一看到电脑就头疼,可第二天和他聊天,才知道他昨天晚上又在电脑上写了三四千字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几次。我想,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仅仅是靠才华,更靠向梦想走去时永不放弃的执著。

如今他的《云端以上,水面以下》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推出,标志着恭小兵的努力已经得到了传统文学的肯定,在此书隆重推出的前夕,小兵给我打来了电话,让我为此书作序,几番推辞,未能如愿,只得勉强提笔,写上几句。不胜诚恐。



楔子

现在该说说我了。我呢，我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。因为迷恋文学作品，我把学业都给荒废了。

公元 1994 年大年三十夜里，我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

每天只吃两顿饭，以便长期保持住某种饥饿的精神状态。

每天不可以讲十句以上的话，要把话都憋在心里。

每天必须看到一两万字内容的小说或者论文，要保持良好的吸收状态。

每天必须写出三到五千字的小诗或者散文，作为练笔之用。

你们感到奇怪吗，我为什么要定下这样的规矩呢？其实这个问题，我想，只要是过来人，只要看一眼我的嘴形或者表情，就会明白的。饥饿状态容易产生思想。据说在公元 1905 年，也就是九十年前，法国有个比较有名的文豪，为了让自己的文字显得更加真实，他接连好几天都不吃不喝。他的那部作品，好像叫做《女囚》吧？假如我刚才说的小说真的就是那部著名的《女囚》的话，那么他应该就是伟大而牛 B 的普鲁斯特。另外，通过一些我所知晓的，有限的历史资料显示：只有能把话憋在心里的人，才可以干点所谓的大事。比如越王勾践这家伙在吴国十年，说的话加在一起也没十句。而且还不是先天性哑巴。天，后来这家伙居然消灭了强大的吴国。

我定下这样的规矩，当然是想干件大事。这年头，只有干大事，才能有飞黄腾达的机会，而且还不一定就可以真的飞黄腾达。其实，有关干大事的这个念头，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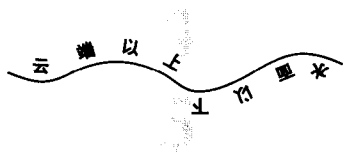
节前就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产生。春节前,我从南京的姥姥家一回来,就准备干点儿大事,好让我父母和家人瞧瞧。至少我要向他们证明我的价值。

我要干的大事对许多人来说,其实又是件小事。当年我国的政治、经济两大领域都很好。在那两片大好发展的形势里,我想从事文艺活动,目标是当一名作家。尽管那些年里,很多原来不是作家,后来成了作家,再后来又不愿意当作家的人,他们把作家这个词整得很没凝聚力,把作协这一组织的名声搞得很臭很没面子。另外,据说作家这一行当也已经被他们给弄得乌烟瘴气。套用术语性的说法,那应该叫做“很没发展前景”。

尽管这样,可我还是迫切地想当作家,从小我就想。现在,我的想法已经发生质变,我已经在时刻准备着,准备着向作家这一领域进军。这个已经发生质变的想法,多多少少的,给我一些伟大甚至神圣的感觉。除掉对以上的那个规矩严格执行之外,我还利用其他一些手段来锻炼和磨砺自己。譬如在水里游泳的时候,别人都喜欢浮在水面上,但我不那样,我偏偏要把自己埋进水面以下。假如别人在水面以下可以呆一分钟的话,那我就非要在水面以下呆上三分钟。若别人呆了三分钟的话,那我肯定会强迫自己在下面呆五分钟。我必须在各个领域内胜过别人。只有这样,才可以更好地执行我九四年春节时,替自己制定下的那个规矩。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
现在该说说我了。我呢,我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。因为迷恋文学作品,我把学业都给荒废了。上课时,别人都在专心听老师讲课,我却在专心看小说。下课了,别人都去操场锻炼身体了,我还是一个人,不是呆在教室里看小说,就是趴在课桌上写些类似于读后感之类的东西。总之,我整个的中学时代,除了小说还是小说。其他任何项目,包括很好玩,据说还是好玩透顶的早恋,我都可以做到漠不关心。即使到了最后,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早恋的庞大行列,但那也是“打着恋爱的幌子”,去做一些与恋爱无关的事。我们学校的老校长陈麻子就曾这么说过。

我对文学作品的这种狂热的嗜好,让我的老师和家长都深感头痛。事实上,我的老师就是家长,家长又是我的老师。因为我的父亲,他不仅是我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,后来还成了我就读中学的校长。而且关于文学,我父亲对它是有着切肤之痛的。



据母亲说,父亲年轻时,和我现在基本上一样,也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。他为此奋斗,曾经是我们这地方小有名气的文学新秀。写出来的文章,曾经迷倒过许许多多的文学女青年。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只是后来,我国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运动,运动的第一个浪头打过来时,我父亲还没什么具体的感受,可接下来的浪头就有些不妙了,父亲由知识青年变成了牛鬼蛇神,他的许多文字作品,随之也变成了所谓的毒草。

所以,老师兼家长的父亲,希望我能以他为戒。希望我尽早放弃这种不幸的爱好,回头是岸,做个安分守己的人。在他们眼里,爱好文学显然是没有出路的,也不是出路。他们不支持我的爱好。父亲说,能出人头地固然很好,但不能出人头地却也没什么关系。总之,他们不允许我跟文学有任何不正当的瓜葛。

父亲越是这样要求我,我就越是要往文学这条路上挤。我这人天生就是个倔脾气。另外,我觉得我父亲在这方面,做得实在是很差劲。他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跟文学断绝来往,相反,身为校长,对学校其他热爱文学的同学,他都显得无比的关心与爱护。并且,他还是我们学校校刊《新星报》的常务主编之一。可一回到家里,他只要发现我书包里有小说或者其他一些与学习无关的课外书,却总是态度粗暴地予以没收。

有一次,我实在是感到忍无可忍时,跟他顶起牛来。我说,你这人身为校长,怎么为人处事这么差劲呢?在《新星报》上,你题词号召全校同学热爱文学,支持文学。可一转身,你怎么就充当起了扼杀未来文学主流力量的刽子手呢?可我爸对我的抗议却嗤之以鼻。他说,一平,不是我不支持你。你和他们不同,你是我儿子,他们是别人的儿子,我爱你,也爱他们。但这两种爱是不同的,它们是不同的!你明白吗?只要你以后不再看那些老杂子小说书,你其他的爱好一律自由,爸爸绝不干涉。

我听后莫名其妙,心里想,什么我的你的别人的?我现在是儿子,但不会永远都是儿子吧?我也有当老子的机会。以后我成了老子的话,我就绝不会限制我儿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说不准他喜欢杀人我还会送他一支枪,他想放火我会给他一把打火机哩!假如文学真的是个火坑的话,那你周大我就是唆使广大青少年跳火坑的一大罪人。蒙我哩?

当然,我可没胆量把心里想的这些告诉他。他,是我父亲,是个名副其实的家

庭暴君。我得跟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玩点迂回。于是我笑嘻嘻地对他说，那是那是，我是你儿子嘛。儿子不听父亲的话听谁的话？以后我不看小说了。但你得把你刚才没收去的那本书还给我，因为那是许俊的。

许俊是我校的一个著名的小流氓。我父亲一听到许俊，禁不住又一次对我大发雷霆。他气急败坏地对我大吼大叫起来。他说，妈的，和你说了了一百次了吧？叫你以后别跟许俊这小子搅和在一起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我看你小子，你小子是存心想气死我。